

埋

憂

集

上

朱梅叔著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理

是

集

卷之四

清朱梅叔著

埋憂集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埋憂集提要

女蘿山鬼靈均皆孤憤之吟秋水馬蹄莊叟多寓言之作蓋奇該獨抱申素志於文章閎智難宣寄幽懷於翰墨也是書有閎必錄無語不詳意造境新情生文茂高論可驚風雨放傷時憤世之辭下筆別有陽秋閨初善懲邪之旨借酒杯以澆塊壘託毛錐以寫窮愁拔劍心雄恨事則痛深扼腕粲花舌慧清言則妙足解頤續小說而上本虞初擅巨筆則堪稱鬼董歷塵劫而汗青不朽文必能傳接古歡而大白頻浮書真可讀

自序

余自辛卯迄癸巳二老親相繼見背始絕意進取烏已倦飛驥甘終伏生平知交大半零落而又畏見一切得意之人俯仰四壁惟日與幼女形影相依蓋生人之趣盡矣乃喟然歎曰窮矣然身可窮心不可窮也余誠棄材不足與海內諸豪俊比數矣夫蟬蚓不知雨雪蟋蟀不知春秋猶能以其竅自鳴豈樗散之餘遂並蛄蚓之不若乎於是或酒邊燈下蟲語侵闌或冷雨幽窗故人不至意有所得輒書數行以銷其塊壘而寫髀肉之痛當其思徑斷絕異境忽開窅然如孤鳳之翔於千仞俯視塵世又何知有蠅頭蝸角事哉於是輒又自浮一白曰惜乎具有此筆乃不得置身史館與馬班為奴隸也是亦足聊以自娛矣今茲春歸里門篋中攜有此本諸同人見之咸謂可以問世謀醪金付梓頃來此間竹屏蔣君又力任剞劂事蒙諸君雅意使得免仲翔沒世之感余亦何能復拒乎獨是余老矣追憶五十以來以有用之居諸供無聊之歌哭寄託如此其身世亦可想矣因書數語以誌吾恨焉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月八日歸安朱翔清梅叔氏自題於潯溪寓舍

埋憂集目錄

卷第一

穿雲琴

熊太太

嘉興生

潘生傳

周奎

義犬塚

戚自貽

可師

扛米

無錫老人

尸擒賊

鍾進士

蛇殘

賭飯

卷第二

雪姑

吳烈女

程光奎

諸天驥

雷殛

蟋蟀

活佛

通字

海鯀

大人

捕鬼

郭某

張癡

綺琴

卷第三

昭慶僧

雙做親

周爛面

狗羹飯

邵士梅

沈卜年

陳三姑娘

大人

雲雨

春江公子

霧淞

疫異

水災

穀裏仙人

白雀

龜王

薛見揚

考對

卷第四

人形獸

異蛇

稱掀蛇

名醫

手技

田雞教書

鐵兒

金蝴蝶

柿園敗

慧娘

賈荃

支氏

墮胎

捉姦

卷第五

鎖陰

火藥局

誦禍

送詩韻

龜鑑

陰狀

箬包船

金鏡

藥渣

餠餅阿六

秦檜為豬

賈似道

鬼舟

卷第六

二僕傳

段珠

金三先生

讀律

賣詩

詩識

秋燕詩

樊遲廟

施氏

空空兒

鬼燈

祭鱷魚文

射兔

馬宏謨

茅山道士

葉太史詩識

奇獄

謫判

錢大人

夫婦重逢

官偉鐸

海大魚

車夫

奇兒

卷第七

賈義士

姚三公子

趙孫詒

嚴侍郎

星卜

常開平遺槍

人面豆

奎光

陳學士

徐孝子

男妾

上智潭龜

武松墓

死經三次

卷第八

宅異

櫃中熊

遺米化珠

夢廬先生遺事

捐官

辨誣

金氏

荷花公主

夜

奇疾

真生

明季遺車

樹中人

陳忠愍公死難事

卷第九

烏柏樹

獅

諂效

醉和尚

香樹尚書

全荃

周爛鼻

潘爛頭

臀癢

草庵和尚

樊惱

許真君

茅山道人

憎鬚

梁山州

詩嘲

陶公軼事

改名

負債鬼

蛇異

卷第十

鬼隸宣淫

狐母

七額駙

瞿式耜

孫延齡

縊鬼

乍浦之變

虎尾自鞭

夷船

甕間手

挖眼

狐妖

織里婚事

臭金

佛時貞觀

翦舌

續集卷第一

劉綬

黃石齋

對縊

生祭

熊襄愍軼事

地震

王秋泉

蝻蛇

采龍眼

大言

陸世科

猩猩

燕妬

戒貪

師戒

牡丹

柳畫

湖市

冰山錄

泰山

夷俗

雙林凌氏

楊園先生

水月庵

腹語

劉子莊

熊伯龍

庫中畫

亂書

玉人

天主教

大膽

項王走馬埒

續集卷第二

無支祈

人面瘡

陳句山

瘞蠱

償債犬

剝皮

仙方

耿通

陸忠毅公傳贊

異獸

殿試卷

推背圖

李自成

徐珠淵

毛文龍傳辨

埋憂集卷一

戌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穿雲琴

康熙間勾曲道士忘筌。本武昌名家子。以幼孤避亂。入道勞山。性豪逸。耽書嗜飲。善畫墨竹。尤精於琴。遇良材。必重價購之。至於典質不俸。後聞新安吳商名畏龍者。蓄琴頗富。裹糧往訪。商見其攜有古琴。問鍊士亦善此乎。對曰。固生平所好也。但恨未遇名材耳。即指手中所攜者曰。此宋賈相悅生堂中物。向以五百金購得之。然亦非上品。聞先生多蓄古琴。故不憚遠涉。未識可賜一觀否。商與論琴理。筌為細述勾撥挑剔之法。語多神解。商一時未能盡領。請傳之妙手。筌解囊為彈水仙操一闋。商危坐竦聽。如有山林杳冥。海濤汨沒。起於座中。輒為歎絕。筌停琴言曰。此調自伯牙傳至嵇康。名廣陵散。所謂觀濤廣陵者也。康死此調已絕。某特以意譜之耳。商乃出其素所珍藏者十餘琴。皆不足觀。最後一琴。以金貓睛為徽。龍肝石為軫。背刻二字曰穿雲。質理密栗。古色黝然。曠代物也。筌愛玩不忍釋。請以所攜琴易之。不許。增以五百金。亦不許。呼僕取入。筌乃起。悵然而出。謀諸閭者。閭者謝曰。主人亦徒慕風雅耳。本無真賞。今見師賞鑒若此。豈復能動以利乎。筌乃出賃居一僧寺。誓不得琴。不返。然

卒無可爲計。惟日飲無何。一夕對月獨酌。念資用將竭。而寶琴終不可得。淒然泣下。忽聞牆陰篠簹有聲。一女子丰姿綽約。含笑而至。曰。如此良夜。請爲清歌侑酒。以破岑寂可乎。荅訝問。美人何來。女曰。勿勞窮詰。當非禍君者。遂於懷中取黃牙拍板。唱琴心一折。音韻淒婉。顧盼生姿。荅連釀數觥。竟醉倒於床。上及醒。窗中斜月瑩然。與女猶坐於燈前。遽起促之歸寢。女曰。妾亦非私奔者。自蒙青盼。覺人間尚有中郎。繼知君情深如許。故背主而來。將以此身相託。即君心中事。或者猶可借箸。不意見拒之深也。言已。以袖搵淚。荅見其羅袂單寒。轉更韻絕。乃擁之入懷。爲訴流連之故。女曰。此易事耳。荅聞之喜極。曰。然則今夕願爲情死。遂擁入共相繾綣。既而鳥語參橫。女急起曰。吾二人豈可復留此耶。荅辭以商琴未得。女笑語曰。第行勿憂也。即往牆角取一小篋。出水田衣裙各一。並冠履。易作道裝。相與促裝。啟後扉而行。中途入一村店沽飲。先有一道者在座。荅揖與談。理致元遠。遂邀共飲。女避去。道人密語曰。君相隨少。尼非人也。今夜共枕時。某於門外作法。君當緊抱勿釋。如其言。果得一琴。即商所寶藏者也。大喜。持示道人。道人曰。此楊貴妃遺琴也。傳至南宋理宗。曾以殉葬。後爲楊璉真伽掘得。非君不足當此物。亦見古今神物。必不終淪於俗子手中。然君亦不可復至勞山矣。荅乍聞。恍若夢醒。遂起再拜。攜琴入終南山不返。

外史氏曰。以吳商蓄琴之富。而僅得一穿雲琴。亦見神物之未可多得矣。惜其不知所寶。而慢藏以失之。名曰畏龍。稱其實矣。彼勞山道士者。欲得良材。而以金盡飲泣。設其終不得琴。其將不復返乎。癡哉。道士之好琴也。然非道士之癡。又烏能通乎鬼神。若是彼世之通悅自喜。而卒於一藝無成。皆其自謂不癡者也。於是乎道士之癡。乃不可及。

熊太太

宣宗時。神木秦鍾岳之父。以從軍過五龍山。偶出獵。迷路。但見五峰突起。四面壁立如削。深林密箐。虎嘯狐鳴。其陰巖積雪未融。照見岩壑有洞。洞口光滑如鏡。知有物出入。益惶急。攀藤覓路。未得。忽聞腥風過處。一熊突至。攫秦。反走入洞。洞廣可畝許。旁漏日光。其中半藉羽毛。積厚寸餘。熊挾秦置其處。復去。舉穴旁大石塞洞而去。秦謂熊幸得異味。必將引其類至。共試爪牙。正徬徨間。熊忽以手揭石而入。左手攜一鹿。擲秦前。撫秦為嬉笑狀。遂取鹿肉自啖。並啖秦。秦察其意不惡。即出所攜火具。取火拾洞外落葉。爇以為食。熊棄其餘肉。就秦食。甫嘗一饜。輒點首喜。躍不已。入夜即擁秦卧。數月竟產一男。自腰以下。縞毛如蠟。秦初未有子。意亦良得。熊朝夕哺乳如慈母。其後漸解人語。馴狎已久。洞門常開。秦思遁歸。顧兒未能捨去。閱四載。兒壯偉似八九歲者。行步如飛。後值熊出。秦攜兒竟出。狂奔數十里。見獵者數

人從之。取道而還。初秦出獵不返。皆以為飽於獸腹矣。及是歸。眾詢得其故。見兒雄偉有熊虎之狀。益驚喜。如獲異寶焉。願兒常思熊母。屢欲往尋。禁之。輒號哭不食。其後兒益壯。喜馳射。力挽千鈞。神勇無敵。一日。挾弓矢上馬馳去。至暮不歸。尋訪無踪。意其往從熊母。然無敢往追者。秦以兒尚幼。謂其必死。痛哭而已。無何兒竟負熊歸。自言初出門時。向人問五龍所在。如其言策馬而前。亦不至迷失。惟路中不可得食。則射鳥獸食之。最後至榆林東南。遇一樵者。自言知母所在。引至洞口。倏不見。兒入洞。熊母倏自外來。將攫兒食。為兒所持。哭訴顛末。且解下體縞毛為驗。乃止。兒遂請母出山。不從。兒哀祈數日。母始首肯。然非兒負以歸。母亦不敢來也。言未畢。熊直撲向秦。秦跪謝。兒亦伏哭祈免。熊始怒目而止。秦起。嘆其妻出與相見。熊輒叉手答拜。時鍾岳年纔十二也。天順二年。李來犯神木。鍾岳聚鄉勇禦之於定邊營。所向無前。追至河套擒李來而還。大帥上其功。授榆林參將。弘治間。火篩犯塞。鍾岳大破之。斬火篩。陞左都督同知。世襲。遇覃恩。鍾岳兼為熊母請封。詔天子以其生子克家。遂奉俞旨。比詔命至。秦挈熊母出。被以命服。隨例謝恩。悉如常人。惟不能跪與言耳。後太后聞其事。為幸其第觀之。賜號為熊太君。自是人呼為熊太太云。

外史氏曰。熊太太。余嘗得之友人。以為創聞。故特敘而傳之。或云此事已見于不語。此篇敘

事未知能出其範圍否。否則刪之可耳。八紘譯史又言猩猩國在大洋中。明嘉靖時武陵商富玉泛海遇暴風舟溺。玉及眾商飄抵絕岸。飢甚採桃李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至。身生毛以木葉自蔽。見人皆喜。挾以歸岩洞中。後一牝者與玉為偶。產一男。其後乘間得歸。既長大常賣茶於市。人目為猩猩八郎。事亦可記。故附及之。

嘉興生

道光辛卯浙江鄉試頭場。陶字拾柒號嘉興學生李某。自接題紙至上燈後三藝已脫稿矣。挑燈朗誦。意興方酣。無何冷風驟至。燈暗似豆。一少婦淡妝縞袂。舉簾而入。向生諦視曰。吾尋汝已百年矣。生不覺失聲大叫。麗卿饒我。既而揚塵舞蹈。口中曉曉不可辨。而吐詞嬌婉。細審似是中州語音。比曉監軍往稟號官。號官至。但見其以兩手作格鬬狀。其指尖皆赤若塗朱。旋復大噓曰。爾其奈我何。號官取其卷視之。嗟惋不已。遂喚青衣二人挾生出。甫出頭門。坐直前向人叢。奪取一眼鏡。拆而拋之。拍手大笑曰。好了好了。眾詢知其病狂也。姑弗與較。而生則殊已了了。向其同寓接考者相勞苦如誼。歸寓眾環集詢狀。生曰。始見女入。殊味平生。繼遂不復省意。但見女教余舉佩刀自刺。又教余解帶自縊。皆為余祖奪去。謂余曰。此案殊來了。汝記取明日卯初。開聖行香過此。汝即出號求救。或有濟也。次日天既曙。忽聞空

中細樂嘹唳呼殿。雖然遙望果見香雲圍繞。帝君御輿冉冉而來。余即出伏地哀祈。帝君即左顧命檢舊案。一掌案吏如神廟所塑判官狀者。於篋中取黃冊。反復良久。跪奏曰。此三世以前事也。帝君索冊閱畢。復命取善惡二簿。閱之。謂生曰。此事彼自理直。且沈寃可憫。余亦無可究詰。但事已隔世。汝今生既無罪惡。每遇春秋祭祀。必誠必敬。即此一念表之。可以勸孝。但全汝一命可也。遂取硃筆索余手。遍塗指尖。囑曰。汝歸號。可以此麾之。使去矣。然彼憤固未洩。須記出場時。至頭門外。即向人搶一眼鏡。拆開拋去。可免也。囑畢。命駕而去。余始歸號。見女顏色倉皇。正在逐號尋覓。瞥見余。柳眉斜豎。直前相撲。余格以手。女遂巡卻立。切齒曰。負心漢。汝尚倚此神通。奴遂捨汝乎。恨恨而去。余喜極雀躍。走至頭門。則有青面獠牙披髮持戒者數十人。分佈兩行。舉刃亂刺。余急取眼鏡分擲之。則霹靂一聲。羣魔俱杳。於是往市牲帛。至照膽臺酹祀而歸。自是亦不復再赴科場矣。

潘生傳

湖郡潘生。名羽。虞號梅庵。少孤。館弱冠入郡庠。尚未締姻。然勤學。美丰容。閨閣見者爭好之。館於吳門劉氏書齋。後故有小園。一日春雨初晴。生讀倦。呼館僮啟後扉。步至園中。水複山重。洞宇幽邃。數轉見東北一帶。朱欄迴互。欄外杏花正開。彌望如雪。下臨一池。橋上有亭翼

然生將往。忽聞簷馬丁東。望見樓閣參差。湧現樹杪。折而西。至其處。有海棠兩株。當風亂
颭其上。雲窗霧閣。傑構俯臨。徘徊間。聞樓中吟聲。細細締聽。乃他生縱有浮萍遇。正恐相逢
不識君。二語哀怨。殆不忍聽。生不覺失聲長歎。無何風動簾開。一人倚欄凝睇。明豔無雙。而
眉鎖遠山。淚瑩粉曉。正如帶雨梨花。生乍見魂銷。既而恍然曰。是非蘇家蘭姊乎。何以來此。
女點首曰。哦是矣。遂下。延生入。問訊已備。述飄零之狀。蓋女本住郡城蘇家巷。為生從嫂之
妹。字竟蘭。嫁後隨夫游幕山左。前年夫病歿。始攜柩歸。自幼與生頗狎。今別已六年矣。生因
問姊家尚有何人。女曰。有叔舅。去年攜眷入京。近亦聞已歿。家中止有老姑長洲衛氏族。姓
又少。故僦居於此。言畢涕泗交頤。生遂移坐近前。為之拭淚。女艷然曰。甫相見。奈何無半語
相憐。而輕薄若是。生起謝女。始歡笑。徐問阿姊無恙。兄何時至此。生縷述近狀。且曰。使君尚
猶無婦。姊將焉置。此女默然良久。女僕擎杯茗至。啜畢。落日已在簾鉤。生起女送之門。小語
曰。此後課暇。勿吝玉趾也。生諾之。悵然別去。是夕女就枕。輾轉不寐。殘月既上。朦朧睡去。夢
生來就榻溫存。女不復自持。遂相歡好。醒時覺繡衿猶沾濕也。曙後勉起理妝。支頤獨坐。殆
難為懷。忽女僕報生至。女出迎笑曰。兄可謂有尾生之信矣。生曰。得覲芳姿。死且不惜。所恨
文君未許相從耳。女不禁赧發於頰。暈若緋桃。生神魂顛倒。遽握其手。女卻之曰。郎勿爾。如